

电影文学剧本

新疆三十年文学创作选

编 选 说 明

建国三十年来，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新疆各民族作家和业余作者长期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运用多种文学形式，从不同角度努力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反映新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战斗、改造自然，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英雄气概；努力描绘祖国边疆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的壮丽画卷，塑造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形象，用饱满的革命激情讴歌了我们的伟大时代和解放后边疆人民生活上的巨大变化，涌现出许多比较好的文学作品，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大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宣扬一套反动的文艺创作谬论，全盘否定十七年，致使新疆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遭到了极大的摧残，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一片荒凉。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新疆各民族文学创作又呈现出久旱逢雨，百花盛开的景象。在迎接建国三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编选了这套新疆三十年文学创作选，目的在于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

良传统，检阅新疆三十年文学创作的成果，希望能对繁荣当前文学创作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在编选过程中，按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尽可能选择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好的作品。但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资料不全，难免有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录

哈森与加米拉	王玉胡 (1)
绿洲凯歌	王玉胡 (71)
天山的红花	欧 琳 (153)
向导	耶 普 (239)

—

夏天的拂晓。

晨曦正从东方升起，鱼白色的光辉，照射出起伏山峦的轮廓。

嘹亮的山坡上传来高亢悠扬的歌声。随着歌声，山坡上出现了马群和一个骑者的影子。这是哈萨克青年牧工哈森。

东方升起金色的彩云，
象黑夜的篝火驱走寒冷，
夜晚放马时我一直想念着你，
欢迎我吧，象金色的黎明。

天色大亮了，群山环抱的草滩多么明媚动人：棉絮般的云朵，银塔般的雪峰，碧波般的松林，星罗棋布的毡房和轻轻飘动的炊烟。

哈森继续面向草滩唱着：

高声吆喝着挤奶的马群，
手里的树枝细软又鲜嫩，
白手巾绣着你美丽的容貌，
那金色的丝线拴住了我的心。

这歌声传到一家中等牧户的毡房里，一位酣睡的姑娘被唤醒了。这姑娘叫加米拉。

她凝神谛听着，脸上浮现出喜悦，接着便情不自禁地向正在灶边生火的母亲说：“妈！你听……”

母亲轻轻嘘了一声，向蒙头大睡的丈夫看一眼，示意女儿不要惊动了父亲。

加米拉看了父亲一眼，不由嘟起嘴，很不高兴地披上一件外衣，跑出毡房去了。

这时，哈森恰好吆着马群下了山坡，望见了毡房旁边的加米拉。

在额尔齐斯河对岸看见了你，
快把耳环做成船把我载过去，
假若你不高兴，你不情愿，
你就是天上的仙女我也不再理你。

他们双方浮现微笑，隔着明净的河水用歌声和手势传递着双方的爱慕。

哈森沿着小河的彼岸向主人的毡房走去。加米拉仍依恋地望着他远去的身影，直到她发现站在身后的母亲才转过身来。

加米拉爱慕哈森，并不隐瞒自己的母亲，慈祥的母亲也深深同情着女儿，可是加米拉仍有些羞怯地跑回毡房去了。

哈森赶着马群到了自己的阿吾力^①。

“萨拉姆力克！”哈森向阿吾力的人们问着早安。

众人也向哈森问好，随后为了隔开准备挤奶的母马，开始追捕着一匹匹的马驹子。

一匹最顽皮的马驹闯出人群，落荒而逃。哈森跃马赶上，喇地撒出套马绳，那马驹子就象落网的鱼儿，只能蹦跳而无法脱身了。

牧主居奴斯的儿子帕的夏伯克也拿着套马绳凑热闹，可是他却没有套马，而是套住了一个年轻姑娘。

这姑娘叫库兰，她急忙挣脱绳索，躲到一个叫色立克的青年牧工身后。

帕的夏伯克大笑起来。

色立克愤怒地望着他。

这时，毡房周围忽然静悄下来，帕的夏伯克也不由溜到一边去了。

原来牧主居奴斯走出了高大的白毡房。他身材胖大，面目凶恶，一个瘦弱的老奴仆提着洗脸的铜壶跟在身后。

居奴斯向众人扫视一眼。众人一个个躬身施礼，向他问着安好。他既不还礼，也不说话，又向畜群扫视一眼，便蹲下来伸开双手，老奴仆急忙用铜壶向他的手上浇着水。

① 牧民聚居的地方，其规模与农村的自然村相似，叫阿吾力。

“喂！这么热！你想烫死我吗？”居奴斯抖擻着双手骂道。

老奴仆惊慌失措，赶忙走回毡房换水去了。

众人又开始了劳动。哈森的父亲接过一匹马驹子拴着。

哈森走过来说：“爸爸，我来。”

父亲：“你累啦，快去歇歇吧。”

旁边的色立克也说道：“是啊，快趁空去睡睡吧，等会儿不知又有什么活儿要干呢！”

哈森听了正要走开，忽然传来一声马的长嘶。哈森转过脸，只见不远的马桩上拴着一匹骏马。骏马摇头摆尾，象是向哈森打招呼，哈森也不禁微笑着向骏马点头致意。

这时，居奴斯却厉声叫骂起来：“哈森！哈森！你聋啦？没听见马叫唤？明天赛马它要是占不了第一，就别想再给我放马！”

哈森转喜为忧，迟步向骏马走去。

老奴仆提来换过的水，居奴斯这才蹲下来洗脸。

哈森走到骏马旁边，骏马立刻吻着他的衣襟和手掌，他那不悦的心情渐渐消失了。他一面爱抚着那油光闪亮的马背，一面喃喃道：“我的黑走马啊，你听见吗，明天就要赛马啦，我为你忙了一个多月，为的是给部落争光，你一定要跑到前头才成啊！听见吗？走吧，咱们到河边去。”

一顶毡房旁边，十几只老绵羊被加米拉串连成一个挤奶的队形。她提来木桶，蹲到绵羊旁边开始挤奶。随着她灵巧敏捷的手指，奶汁象箭一样喷射在小木桶里。忽然，传来小羊羔的

叫声，老绵羊焦急地摆动着身子，奶汁喷射在加米拉手上。

“鬼东西！我不会挤干的！”加米拉向老绵羊说着，顺势捶一下羊奶，奶汁又射到小木桶里。

小木桶装满了洁白的奶汁。她放开老绵羊，小羊羔霎时跑过来，吃着老绵羊的奶。

她把垂到胸前的一条发辫甩到背后，望着一只只老绵羊和小羊羔，流露着无限的欢悦。随后，正要提了奶桶走进毡房，恰好碰上母亲提一只水桶出来。她放下奶桶说：“妈妈，我去。”说着夺过水桶。

母亲：“好孩子，你累啦，我去。”

加米拉：“不累。”

“不累？看！”母亲说着擦掉加米拉额上的汗珠，顺势吻一下她的前额。

“妈妈，我去啦。”加米拉说着撒腿跑开。

母亲望着女儿的背影说：“心爱的马驹子！”

正在旁边劈柴的父亲也插了一句：“哪象个女孩子！”

河边，哈森正在饮马。

突然，一块石头落在水面上，浪花飞起溅了哈森一脸。

哈森转身一看，原来是加米拉——她望着哈森满脸的水花，不由顽皮地大笑起来。

“是你？”哈森说着追过来，捉住了加米拉的肩膀。

“叫人看见！”加米拉说着向阿吾力瞥了一眼，急忙挣脱哈森的双手。

他们安静地坐在河边，水面上映出了他们的倒影。

加米拉抚弄着自己的辫梢儿，哈森抚弄着自己的鞭把儿，谁也没有看谁，可是他们的心却是连在一起的。

“明天西游牧过喜事知道吗？”哈森终于打破沉默先说话了。

加米拉：“知道。”

哈森：“去吗？”

加米拉：“你呢？”

“还能少了我？看！”哈森说着看一眼身旁的骏马，“去吧，咱们一块去！”

加米拉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这时，阿吾力的头目伯尔得和杜斯波尔阿肯等人乘马向河边走来；他们带着鹰、犬，一看就知道是进山打猎的。

阿肯首先发现了哈森和加米拉，急忙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们，接着便悄悄地掏出东不拉，有趣地拨弄一下琴弦。

哈森与加米拉吓了一跳，等他们转过身，已躲闪不及了，只得有些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

阿肯望着这双可爱的青年男女，立刻朗诵起即兴的快板诗：

伯尔得，你来看，
我们青春的影子，
仿佛又回到眼前。
找到心灵的钥匙，
才有幸福的青春，

心灵的钥匙在河边，
心灵的钥匙在树林，
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插白：心爱的哈森、加米拉，你们是不是也来找这把钥匙？

为什么不作声，
抬头看看我的眼睛，
哈森与加米拉害羞地低下头。
噢？你们已经找到了。

人们大笑起来。哈森与加米拉羞得站也站不稳了，正要抽身跑开，阿肯急忙唤住他们：

“等一等！我现在要正式赠给你们一件礼物。”阿肯说着郑重地弹起东不拉，随后唱道：

世界上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歌声，
歌声给年轻人点起生活的明灯，
但生活的道路上却有悬崖峭壁，
意志坚强才能攀登幸福的峰顶。

哈森和加米拉紧靠在一起，深深被歌声感动。

二

宽阔的草滩上，聚集着为喜事举行游艺的人群。

哈森牵了骏马从人群中穿过。骏马修饰得更加漂亮，头上扎了猫头鹰羽毛，鬃毛和尾巴扎成辫结，身躯更显得明净光滑，人们不由得一面赞叹，一面为它闪开道路。

从另外一个方向又拥过一簇骑马的人。前面是伯尔得和阿肯，后面是穿着节日盛装的加米拉和其他一些青年男女。

哈森与加米拉的目光碰在一起了，并相互投递着会心的微笑。

这时，牧主居奴斯也乘马赶来，他的左右手达代和乌马尔等人，还有他的儿子帕的夏伯克，拥在他的身后。

帕的夏伯克无意中发现了加米拉，立时拉住马，目瞪口呆地望着。

这神情很快被达代看在眼里，急忙凑到帕的夏伯克耳边说：“少爷，您那尊贵的眼睛又看见什么啦？”

帕的夏伯克：“多漂亮！要是能搞到这么一个美人儿，也不愧白活一辈子！”

达代：“这有何难，要是少爷真的喜欢，我情愿做这个媒人。”

帕的夏伯克看达代一眼，得意地笑了。

各部落的头目和一些游艺主持人驱马跑上一个高坡，随后站出一个人拉长嗓音喊道：“大家注意，游艺开始！”

随着喊声，一匹匹壮马聚到一起。哈森把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抱到自己的骏马上^①小声嘱咐着什么。其他的小孩也纷纷上马，随后便由几个骑马的成年人率领着这些幼年骑手，向赛马的起点出发了。

少顷，草滩里，开始了“姑娘追”^②。

加米拉第一个骑马走出人群，姑娘们拥在她的身后。

伯尔得向居奴斯等人带着挑战的口吻喊道。“喂！请看！这是我们部落的姑娘加米拉！快把你们的小伙子选出来吧！”

本部落的人们也随着伯尔得的声音向对方呐喊。

居奴斯不由看看身旁的人，达代正欲出迎，却被帕的夏伯克拦住了：“我去！”

帕的夏伯克乘马向加米拉奔去。

阿肯看着帕的夏伯克蠢笨的身姿，凑趣地喊道：“帕的夏伯克公子！你还是戴上皮帽穿上皮袄再去吧！姑娘的铁鞭子硬得很啊！”

随着阿肯的话，一阵笑声哄然而起。

众人闪开道路，加米拉放开马，帕的夏伯克紧紧追来。

“喂，加米拉，瞧你多漂亮啊！这帽子，这裙子！你干吗老躲着我？说实在的，我真……”帕的夏伯克边走边向加米拉调笑着。

加米拉一眼也不看他，只是有意把马打快一点，可是帕的夏伯克又紧紧追了上来。

帕的夏伯克又要向加米拉调笑的时候，恰好来到回马的地

① 哈萨克赛马，按风俗，骑手均由小孩担任。

② 男女骑马追逐的一种游戏，去路上男方可以向女方任意调笑，可是等马匹转入归途的时候，只要男方被女方追上，则由女方任意鞭打。

点。他立时有些慌张地绕过那作为标记的木桩子，向归途逃奔。

加米拉望着他那狼狈的样子暗笑了，随即抖擻缰索，向他追去。

她霎时追上了帕的夏伯克，随即用鞭子在他头上摇晃着打了下来。

观看的人们开始呐喊助兴。

哈森挤到众人前面喊着：“好！打啊！狠狠地打！”

应着哈森的喊声，加米拉欠起身子，先是用马鞭在帕的夏伯克头上虚晃一圈，接着使用尽所有的力气，狠狠地抽打下来。帕的夏伯克不禁发出失声的叫喊，立刻从马上摔了下来。

人群起了笑声，居奴斯却有些失惊地望着地上的儿子。

加米拉到了众人跟前，姑娘们立时把她包围起来，小伙子们也争先恐后地替她拉马，哈森更是兴奋地跑上来祝贺她的胜利。

忽然，远远的地平线上扬起尘土，随后又出现了一个个黑点，这是赛马的人回来了。

众人的视线立刻转向远方，争先恐后地眺望着。

赛马的小孩各自用心地操着自己的马，扬鞭飞驰。

一匹匹快马越过起伏的丘陵，踏过奔流的小河，距草滩上的人们越来越近了。

哈森的骏马已突出地跑在前面，但即刻之间，又有几匹马追了上来。

哈森看清了自己的骏马，乘马迎上前去。

飞奔而来的马更近了。人们各自喊着自己部落的口号为马

匹加油助威。

哈森的骏马又突出地跑到前面。哈森乘马迎上前去。当骏马看到自己的主人并听到他的喊声，竟象腾空似的飞向前来。

骏马霎时吸引了所有的人们：姑娘们用手帕在空中摇晃；小伙子们几乎喊破了嗓子；几位老年人竟被这神速的骏马感动得抹着眼泪。

哈森的骏马终于第一个胜利地到达终点。

众人拥上来给骏马披上鲜红的彩绸，几个上年纪的妇女也跑过来，向骏马撒着“恰苏”^③。

哈森拉了骏马微笑着穿过人群。加米拉也微笑地望着哈森，分享着他那胜利的欢悦。

叼羊开始了。叼羊比赛马更加惊险，几十名骑手围着一只杀死的山羊你争我夺，观看的人群也以更加激昂的调子为自己的骑手呐喊助兴。

自叼羊开始，哈森一直是最惹人注意的骑手。他那分外优越的骑术，那巧妙神勇的动作，时而激起阵阵的喝彩声。

加米拉一直望着哈森，她的整个身心也一直随着哈森的一举一动起伏变化；哈森与别人争夺时，她暗自替哈森使劲；当哈森抢过了羊，她的脸上浮现喜悦；当哈森失掉了羊，她的脸色阴沉……

经过一阵激烈的争夺，胜利终于落到哈森手里。他高举着

③ 恰苏，即炒米，奶干，酥饼之类的混合物，用意类似彩纸，是一种吉庆祝贺的表示。

那只山羊，向远处的毡房飞奔而去。

众人为他欢呼，加米拉兴奋地流下热泪。

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游艺结束了，三三两两的人们正各自隐没在归途的夜影里。

皎洁的月光照射出哈森和加米拉的身影，他们沿着幽静的山林小径并马而行。

哈森：“唉！可惜我家里一匹马也没有，要不……”

加米拉：“说这干什么，我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哈森：“可你父亲喜欢牲畜。”

加米拉：“谁也不能拿我去换牲畜。”

哈森感动地拉住马，紧握住加米拉的手：“加米拉！你……”

加米拉顺势靠在哈森的怀里：“咱们永远在一起！”

三

加米拉的父亲贝森，正在自己毡房招待着衣冠华贵的客人——居奴斯和他的左右手达代和乌马尔。陪客是一个白胡子老汉。

乌马尔：“贝森哥，俗话说：‘群马虽不一样，可用笼头拴在一起；祖先身世不同，可求老天帮助’。我们居奴斯巴依④既然不嫌你穷，我看你就答应了这桩亲事吧！”

④ 巴依，富人的总称。

达代：“是啊，天下的姑娘多得很，我们并不是找不到姑娘，要不是我们少爷看上了你家的姑娘，我们还不来呢。”

一直有些不安的加米拉的母亲，这时不由插进来说：“姑娘还小，还是以后再说吧。”

乌马尔：“十七八的大姑娘了，还能说小吗？再说，跟巴依结亲，也是千载难逢的幸事，万一错过……”

贝森：“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女人家懂得什么！”

达代：“是啊！俗话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真是一点不假。”

加米拉的母亲被激怒了，说道：“你们不要女人长女人短的，女人不是人吗？你们既然看不起女人，又来找我的女儿干什么？”

贝森：“喂！喂！你疯啦？”

母亲：“谁疯了？姑娘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不能眼看着把她扔到火坑里去！”

“你胡说什么！给我滚！”贝森说着向加米拉的母亲挥拳就打。

白胡子老汉急忙拦住他，加米拉的母亲哭着跑出院房去了。

居奴斯长长地吐口闷气说：“真是骡马赛跑占不了第一，女人领头办不成好事！”

贝森：“是是，请巴依不要见怪。”

乌马尔：“好啊，这算不了什么，还是谈亲事吧。”

毡房又复平静下来。